



Poverty & Inequality
lobalization

夹缝中的全球化

贫困和不平等中的生存与发展

深刻评判**全球化**

挑战 **“华盛顿共识”**

揭示全球化中蕴涵的**巨大风险**

【英】拉法尔·卡普林斯基 著
顾秀林 译

知识产权出版社



Globalization
Jobless Nation

夹缝中的全球化

國際化不平等中的生命与文明

作者：詹姆斯·C. 斯科特

译者：王德培、陈永发

原书作者：詹姆斯·C. 斯科特

詹姆斯·C. 斯科特，美国
历史学家

中信出版社



夹缝中的全球化

贫困和不平等中的生存与发展

JIAFENGZHONG DE QUANQIUHUA
PINKUN HE BUPINGDENGZHONG DE SHENG CUN YU FAZHAN

D81
K3

【英】拉法尔·卡普林斯基 著
顾秀林 译

知识产权出版社

Copyright © Raphael Kaplinsky 2005.

The right of Raphael Kaplinsky to be identified as Author of this Work has been asser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K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First published in 2005 by Polity Press.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 Ltd. Cambridge.

本书由 Polity Press 正式授权知识产权出版社在中国以简体中文翻译、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和方法复制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违者皆须承担全部民事责任及刑事责任。

责任编辑: 刘 忠 王 俊

装帧设计: 璇 子

责任出版: 杨宝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夹缝中的全球化: 贫困和不平等中的生存与发展 / (英) 卡普林斯基 (Kaplinsky, R.) 著; 顾秀林译.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5

书名原文: Globalizatio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ISBN 978-7-80247-006-4

I. 夹… II. ①卡…②顾… III. 全球化-研究 IV. 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4901 号

夹缝中的全球化: 贫困和不平等中的生存与发展

JIAFENG ZHONG DE QUANQIUHUA; PINKUN HE BUPINGDENG ZHONG DE SHENG CUN YU FAZHAN

拉法尔·卡普林斯基 著

顾秀林 译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网 址: www.ipph.cn

发行电话: 010-82000893 82000860 转 8101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026

印 刷: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开 本: 720mm × 960mm 1/16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字 数: 268 千字

京权图字: 01-2007-4424

ISBN 978-7-80247-006-4/F. 146

邮 编: 100088

邮 箱: hjb@cnipr.com

传 真: 010-82000893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 21.5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中文版导言

有证据表明，在社会内部，真正要紧的东西不是由绝对的物质生活水平带来的直接的健康后果，而是社会的各种相对性的效果。健康受到社会地位的强有力的影响，受到人的社会经济差别等级的摆布。在收入这个问题上，相对收入的重要意义要超过绝对收入水平（Wilkinson, 1996-3）。

我的这本《夹缝中的全球化：贫困和不平等中的生存与发展》被翻译成了中文，这使我感到极大的荣幸。我深深地感谢顾淑林，是她推动了整个翻译过程；我还要感谢顾秀林，是她承担起了这项困难的但是并不讨好的任务。

我为什么对自己写的书出版了中文版本感到如此欣慰？首先，这是因为中国拥有全球近五分之一的人口。对于我们这样从事公共政策工作的人来说，中国的那些文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人民，作为一个大的读者群，自然会让人感兴趣。关于全球化、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对话，不仅把有关中国和中国的人口作为其中的中心内容，而且高度关注中国对全球的影响，这样的工作基本上只在北美洲和欧洲的几个孤立的小圈子里开展是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

其次，正如我在本书中所表明的，在全球贫困和不平等状况的演化中，中国正在扮演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在这

Globalizatio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本书中指出：对全球化和贫困、不平等状况之间的关系，存在两种非常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无害论，视全球贫困为“残差”问题，发生贫困的是那些还没有受到全球化的生产和消费荡涤的地方；另一种看法的着眼点更黑暗一些，完全不同于前一种看法，认为贫困和全球化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即全球化是世界上大多数贫困问题和日益恶化的不平等现象的根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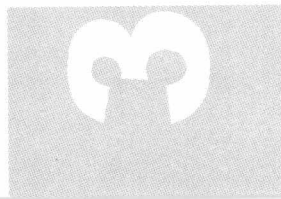
我个人的观点很明确，读者会从本书中看得很清楚，是全球化导致贫困的“因果关连”派。我十分肯定地认为，这种负面的结果，出自于全球经济中劳动力和产能的过剩。这意味着，所有不能开发出特殊的专门技术并据以收取经济租的人、厂商、地区和经济体，都会置身于激烈的竞争中，身不由己地参与到一场“掉到底一竞次 (race-to-the-bottom)” 的比赛中去。我认为，在目前这个历史的关节点上，全球竞争的主要来源就是中国及其周边的加工业体系，特别是在制造业方面。这个产能过剩的生产体系有一个关键性指标，就是全球劳动后备大军。

我了解到在中国对于隐形失业的真实数字有很多讨论，我的理解是，隐形失业的人数同正式制造业部门的就业人数不相上下，也就是说，各有一亿人左右（本书最初写作于2004年，现在回望当时，我高估了中国隐形失业的数字）。要知道，OECD 14个最富裕的国家和地区中，在制造业部门就业的全部人数之和都没有超过8500万人。

中国作为制造业生产方面的竞争根源的作用，是全球化导致贫困与不平等的“因果关系”的关键点。这个观点适用于许多出口制造业产品的低工资贫穷国家（见 asiandrivers.open.ac.uk）。以服装业为例。2004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不包括南非）的服装出口曾经占到它们制造业出口的50%以上。然而，当2004年底中国向美国出口服装的配额被取消以后，这些非洲国家的服装出口值下降了四分之一以上。这对于莱索托那样极端贫穷的国家是灾难性的，它出口的惟一产品就是服装，全国26%的劳动者因此失业。曾经依赖服装出口的斯威士兰经济中，服装业从业人员的43%也因为来自中国和亚洲的竞争而失业。因此，尽管那些国家中的消费者也从世界服装价格的下降中获益，但是在所有的非洲国家中，许许多多的服装生产者、服装部门的就业者和供货商，因此而陷入严重的贫困状态。中国的竞争对于中美洲和拉丁美洲经济产生的影响也是如此。

由于中国经济在全球的竞争力产生的影响而导致的贫困和不平等不仅仅发生在低收入国家中。在许多高收入国家里，小型区域性贫困的发展、正在扩大的国内不平等，也是因为无力同中国的生产者和东亚的供货商竞争而造成的后果。例如，在美国中西部工业腹地发生的经济衰落同中国的竞争直接相关。更生动地说，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缺乏技能的劳动者面临

Globalizatio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的竞争直接导致了不平等状况的急剧上升。从1966年到2001年,美国占人口1%的最高收入人群在新增收入中获得的份额,超过了占全国人口50%的中低收入人群的所得份额;这个1%的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总额,超过占人口20%的最高到中高收入人群的全部收入[迪欧-贝克和戈登(Dew-Becker and Gordon), 2005]。想一想将来,中国将不仅仅是低技术产品的出口者,中国在高技术部门的扩张指日可待,这将会给高收入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带来挑战。

本书同中国读者可能有关的第三点,是它直接触及中国内部的贫困和不平等的模式。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在全球范围的快速增长,减少了本国的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我在第二章提到一个估计性的数字,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人均日消费支出1美元)以下的人口数量从1990年的3.77亿下降到2001年的2.12亿。到2006年(本书在英国出版之后),一个更新过的估计数字是:从1990年到2004年,共有2.5亿人口脱贫,比上一个统计数字增加了1.28亿。不过,2007年12月世界银行的报告提出,以国际货币的购买力平价美元进行的彻底的审查(第二章中解释过,这是估计贫困程度的一个工具)认为,中国的货币价值严重高估,因此全部经济规模应该缩小40%(以国际比较为准),同时可能有2亿贫困人口被漏估。这样一来,中国2007年的绝对贫困人口数字同1990年就没有多

少区别了。如果这个估计是正确的,那么对中国通过全球化实现了发展、减少了绝对贫困这个观点,就必须提出质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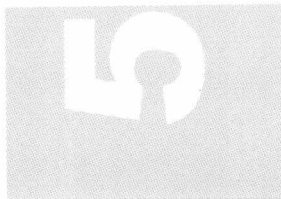
无论汇率和中国绝对贫困人口数字的讨论如何深奥难解,对下面这个观点是很少有争议的,即全球化扩大了中国的收入差距。对全球化经济增长导致的这个最大的副作用大家有目共睹,很少有争议。这一点对于中国当然不仅具有重大的政治含义,而且就像本文开头的引言所说,对健康和福利标准最有影响的是相对收入差距,而不是绝对收入水平的提升,这是不可逾越的根本底线。增长和发展不是一回事。只要全球化的增长继续扩大收入分配中的差别,中国社会就不得不进行选择:在整体经济上的发展和进一步的增长之间进行选择。我想这是本书向中国读者传递的最重要的信息。

最后,我不希望上面的评述和本书后面的内容被当成反对增长的观点,或者是要求中国从全球化中撤出,回到改革开放以前近乎闭关自守的那种状态。那是愚蠢的、反生产的观点。与此相反,我的建议是吸取四点经验教训。第一,盲目依赖自由市场和全球一体化是一条会导致社会崩溃的道路,是通向日益扩大的不平等的道路,并可能还会提升绝对贫困的水平。

第二,有必要对中国加入全球市场的方式进行引导,开发积极的机制,补偿因市场无节制扩张而受到伤害的国内外受害者。

第三,中国对于福利承担的责任不仅限于自己的国内人

Globalizatio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口。它的经济规模如此之大，加入世界市场的程度如此之深，以至于中国的扩张路径会对全球人口都发生影响，其中特别是有竞争力的、雇用相对缺乏技能的劳动力的部门的扩张，对于全世界贫穷国家中的人口都会产生影响。

第四，再次强调我在本书最后一章中的观点：全球经济中充满了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的失衡。这些因素将全球化置于一个非常脆弱的框架之中，所以它也许会像20世纪之初那样的不稳固。所有的政府，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所有的厂商和社区，大家都应该知晓前面有急流险滩；特别要针对处于不利状态的弱势群体采取适当的步骤，把这个艰难的行程调整得让大家能够忍受。

拉法尔·卡普林斯基

2008年2月

参考文献

Dew-Becker, I. and R. J. Gordon (2005), "Where did the Productivity Growth Go? Inflation Dynamic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Working Paper*, 11842, Cambridge, Mas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http://www.nber.org/papers/w118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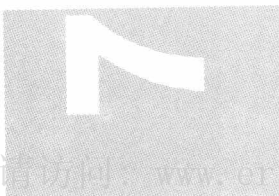
Wilkinson, R. G. (1996), *Unhealthy Societies: The Afflictions of Inequal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译者序 俯瞰全球化

这是一本介绍全球化、批评全球化的书。它的作者，拉法尔·卡普林斯基 (Raphael Kaplinsky) 是一位经济学家，他是出生在南非的东欧二战难民的后代。由于持激进的民主政治态度，1969年当作者还是开普敦大学的一名本科生时，就遭到南非当局的政治迫害，流亡到肯尼亚，后来到了英国。他长期在欧洲著名的发展经济学研究机构——英国 Sussex 大学发展经济研究所工作，现在则是英国 Open 大学的教授。他满怀理想主义的激情参与到国际上推动社会进步、帮助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工作项目中去。然而他在亲身实践中观察到的真实状况，同“理论”或者他自己一向坚信的理念发生了重大冲突。他扩大了自己思考全球问题的视角，把最弱小、最贫穷、最落后的那些潜在的全球化参与者都包括进来。当他这样来思考全球化问题的时候，他看到了一幅和国际主流观念截然不同的图景。

因此，他对今天正在高歌猛进的全球化进行了深刻的评判。他正面挑战了权威国际机构多年以来依据的经济学理论和一贯的做法，这些权威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他正面挑战“华盛顿共识”，主张各国依据自身的具体情况来设计加入全球化的政策，不要盲目听信新

Globalizatio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自由主义的开放理论,不要放弃有针对性的工业政策和贸易保护政策,要采用有保护、有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还要找到最合理的方式,尽可能地保护自己国家和厂商的利益,即使这样做是逆“华盛顿共识”的潮流,也在所不惜。

这本书面向的读者,既可以是经济学同行,或者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也可以是任何一个普通人。这本书里没有出现一个经济学—数学公式,写作手法也比较通俗易懂,虽然作者也说,本书可以跳着阅读,可以只浏览文框中的提要以绕过一些细节,可是要读懂全书的逻辑,即使是经济学出身的专业读者,也需要一行一行读下去。作者为了得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采用了很多我们不太熟悉的经验材料,例如用全球贸易的长期数据,来描述全球化大局的中长期发展趋向,这些现实状况对我们思考全球贸易和长期发展战略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并不是没有听说过对全球化的批评,也不是完全不了解全球化中发生的问题,可是用俯瞰全球的视野来观察和把握全球化的进程,在目前国内的出版物中很难见到,甚至在网络文章中也是非常罕见的。因此本书会给我们提供一种有裨益的思路和视角,让我们来挑战一下自己的思考和结论。参与全球化是真刀真枪的行动。我们很需要弄明白这个大背景,我们必须拥有一个可以用来定位自身状态的、有方向、有数量标准的衡量体系。

当代全球化经济中的市场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价值链—供应链全面覆盖；产能过剩，劳动力过剩，贸易保护壁垒拆除，热钱流动，技术创新和出口带动发展，以“经济租”定义的高收益；低端生产者之间的相互杀价竞争演变成为“一起掉下去”的“竞次”（race-to-the bottom）行为；以及全球范围的收入差距扩大，高度依赖不可再生能源等。这样的全球化从长期来看，很可能是无法持续的。

我用“全球定位坐标系”来比喻“价值链—供应链”，因为它已经大体上覆盖了整个世界。我们天天都在说的“全球市场”，就是在全球价值链覆盖之下的市场，而不是经济学教科书上定义的市场。但是这个最宏观的背景，却被我们的经济学同仁们忽略；中国虽然全方位加入了这个体系，而且是全球化比较晚近的参与者中表现最突出、成就最显著的国家，可是我们自己却一直没有去认真关注这个“链条结构”。我们讨论转变发展模式的问题，基本上没有人涉及悬在我们自己头上的全球价值链这个决定一切的前提。这个状态，从最权威的经济学期刊物发表的研究成果中，从连续7届全国经济学会提交的论文题目中，甚至从对全球化持批评态度的论文中，都可以观察到。直到现在，讨论价值链问题的文章，还是只能在级别比较低的学术刊物上看到。

当代全球市场，无论从生产角度看还是从销售方面来看，

Globalizatio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都在价值链的支配之下,剩下的还没有被覆盖的空间已经所剩无几了,而且还在变得越来越少。价值链的快速成长和巨大延伸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两个世纪之交的发展更令人印象深刻,例如沃尔玛快速成长为全球第一大企业就是典型事例。这个发展的结果,是越来越小的“自由”市场空间。这对于所有的后来者可能都是一个威胁,如果不肯向别人的游戏规则低头、不想加入价值链、不参与全球化,就几乎再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所以大家不得不全都加入进来。

价值链内部的“治理”结果,是决定在链条上各个环节中的国家和商家谁升谁降,决定谁拿到最大的、谁拿到最小的财富份额。这个由价值的、供应的、物流的“链条”结成的网络,说它执掌全球化参与者的“身份”确认大权,甚至生杀大权,都不会太过分。中国近10年来疯狂的出口增长,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是国际采购巨头把订单转移到中国的结果。其中有一些订单是从别的国家撤出以后转来的,例如服装、鞋类等(从巴西等国转到中国);也有许多订单是技术进步导致的新产品,如手机、电子产品和计算机(配件或者组装)。在这个“全球价值链”情景中,是需求决定性地决定了生产,是采购指向决定了生产和财富流向、决定了经济发展地带出现在何方。

“价值链”对经济生活的改造是非常深刻的。从全球化的生产和营销中获利的赢家获得的收入,已经不再是或者主要不

是古典经济学所说的要素回报,或者相对于风险承担而得到的所谓“企业家回报”。获利和经济收入的来源,已经变成基于进入壁垒或者垄断条件而产生的“经济租”了。作者将经济租区分为内生的和外生的两大类,开列了一个经济租的清单:内生经济租中包括“技术经济租”、“人力资源租”、“组织—机构经济租”(如日本的新生产组织形式,减少存货,做到优质和低成本,新产品迅速上市,在创新和设计方面更加灵活机动)、“营销—品牌经济租”、“关系经济租”(以中小企业的聚集和企业之间正向的溢出为优势而获得的收入),还有以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的形态存在的进入壁垒;外生经济租的清单上包括“资源经济租”、“政策经济租”(有差别的进入机会,源于政府的政策)、“基础设施经济租”(如交通设施的便利)、“金融租”(融资机会),等等。

由于价值链的“治理”(governance)格局,由于经济租的原因,在今天的世界上,技术创新和创新管理的前沿,已经不再是单个企业,而是企业的集群(“在一片无效率的汪洋大海中,单个企业有效率是没有意义的”);竞争的前沿实际上处于厂商之间关系的组织形式是否更加有效这一点之上[“‘经济租’将在慢行和浅尝辄止的企业与快速而深刻变革的企业之间的差距中产生出来”(见本书第四章)]。经济租还具有累加性,而且永远处于变动中:已经得到的经济租会由于进入壁垒被突

Globalizatio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破而流失，由于技术扩散而消失；另一方面，新的经济租还会不断产生出来。

价值链和经济租这两个概念，为我们定义了在全加入了全球化以后，在全球市场上取胜的关键所在：在价值链中不断实现战略升级，创造、实现并保持经济租——高收益。这里面包括识别需求、发现市场、快速反应、组织生产和营销，组织机构内部还必须具备不断去除由于成功而形成的“组织刚性”的能力，等等。完成其中的任何一个步骤的要求都不是高不可攀的，但是把其中的每一件事情都一一做好，却是非常难的。

全球市场的另一个基本状态，是制造业中普遍的产能过剩和劳动力过剩（2003年全球汽车行业的生产能力要比世界总需求高出25%以上）；然而在制造业生产向全球扩散的时候，对新产能的投资还在高涨之中。关于全球市场上的劳动力后备大军的分析，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才能看清，因为我国近几年以出口为目的生产导致了比较快速的就业增长。只有作出这两个判断，下面对价格的分析才有了一个依据。本书作者把全球采购巨头对市场的垄断和产能过剩，称为挤压制造业产品价格的两个“硬”约束条件，这种挤压对来自低收入国家的产品的价格，尤其是低技术产品的价格尤其严重，其结果是长期持续的贸易条件恶化，这一点有全球的历史数据为证。这是把握全球化总体情景的又一个关键。这是我们不能回避、也不能改变的

前提。

本来依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条件下的国际贸易，应该可以做到双方互利，可是国际贸易的历史让我们看到的事实是贸易条件不断恶化，收入分配日益不公平，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好像永远也不能达到使双方受益的理想境界。

本书作者指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被误读了。如果把这个理论用于国际贸易，要实现比较优势和达到双赢的结果，这个理论所要求的三个重大条件必须同时成立：实现充分就业；资本不流动；需要进行收入的转移（巴拉萨提出，在帮助穷国的生产厂商退出和进入不同生产项目的时候需要对它们进行帮助并动用资源）。在今天的世界上，有无数的事实为证，这三个假设条件一个都不能“实现”，所以要实现全球化贸易中李嘉图式的双赢，肯定是办不到的事情。

还有，全球化的推动者，不是某种匿名的力量，而是和利益有各种联系的各种机构和组织，有代表先进工业化国家利益的跨国公司，也有代表一定利益相关者来制定和执行游戏规则的国际机构：今天世界上所有的权威性国际机构都包括在内。设想国际机构会持中立、公平和理性的立场，是相当天真的事情，可能比假定经济活动的参与者都具有完全理性、假定政府都持利益中立的立场还要天真。

Globalizatio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